

“衡法”实际上又可分成从气论治、从血论治两大部分,分别以“气通”、“血活”为目标。盖气机失常者,其常见者有五,分别是气滞、气乱、气逆、气虚(气陷)及寒凝,颜老据此分别提出舒畅气机法、升降气机法、降气平逆法、补气升阳法、通补阳气法。而血行失常者,其常见者也有五,分别是瘀热、寒凝、出血、络阻及瘀瘀互结,颜老也相应提出清热活血法、温经活血法、活血止血法、活血通络法、活血祛瘀法。在临证应用时,颜老常根据患者证候,灵活搭配应用上述10种治法。其中活血止血法在膏方中应用较少,而通补阳气法与温经活血法有相似之处,故下面就“舒畅气机”等8种治法在膏方中的应用分别举例说明。

## 2 “衡法”在膏方中的应用

### 2.1 从气论治

舒畅气机法——气滞:颜老认为,气滞往往是气血失常的基础病机,其中以肝、脾、胃病变最为多见,肝气易郁结,肺气易壅逆,胃气易阻滞,故无论补剂、攻剂,颜老均常配以舒畅气机之法。对于肝气郁结者,颜老喜用逍遥散为底方加减。此法多用于抑郁症、更年期综合征等有肝郁气滞见证的疾病。

升降气机法——气乱:气乱以脾胃、肝肺病变为多见。就脾胃而言,脾主升清,胃主通降,此为生化之本。脾胃升降失常,可致痰、湿、瘀诸邪内生而为病,对此颜老喜用苍术配伍升麻以复脾胃升降之功。而对肝肺而言,肝以升发为顺,肺以宣降为常,若肝气横逆,肺失宣降,则一身气血皆滞。对于肝气横逆者,颜老喜用天麻、钩藤、菊花平抑肝阳,同时佐以柴胡、川楝子等疏肝之品;对于肺失宣降者,颜老则喜用质清味薄之品,如枳壳、桔梗、辛夷花等,宣透通达,恢复肺的宣降本性。此法多用于慢性胃炎、慢性鼻炎、久咳、肺心病等疾病。

降气平逆法——气逆:此法在于使上逆之气得以平顺,多用于肺气上逆、肝气上逆等证。对于肺气上逆者,颜老喜用葶苈子、紫苏子、旋覆花、枇杷叶等肃肺之品;而对于肝气上逆者,颜老除了喜用天麻、钩藤、菊花等平抑肝阳之药外,对于阳亢明显化火者,更加用金石药及蛎类药,如龙骨、牡蛎、珍珠母、磁石、生石决明以重镇平逆泻火。此法多用于高血压、哮喘、慢支肺气肿等疾病。

补气升阳法——气虚(气陷):此法是李东垣治疗脾胃内伤病症的重要大法,多用于治疗脾胃虚弱,阳气不升者,对此颜老喜用李氏清暑益气汤化裁,临床多用于冠心病、心肌疾病、胃病、肝胆病以及肾炎等疾病。此外,颜老认为此法尚有引血上行,濡养脑窍的作用,常以本法为基础,辅以散风药,如蔓荆子、葛根、细辛、白芷等,再加入川芎、赤芍、桃仁、红花等活血化瘀之品治疗脑动脉硬化、老年性痴呆等病。

### 2.2 从血论治

清热活血法——血热瘀血:热毒内遏可熬血成瘀,瘀血郁结也可蕴热化毒,形成瘀热,治之之法,当取活血药与清热药同用。此证常见于创伤性炎症、病毒感染、慢性溃疡、变态反应性疾病、结缔组织疾病、出血性疾病及肿瘤等疑难疾病。临床上颜老常以仙方活命饮、清营汤、犀角汤、清宣瘀热汤等辨证化裁,或于清热解毒方中加入丹参、牡丹皮、桃仁、赤芍等化瘀之药。

活血通络法——脉络瘀阻:“三因”皆可导致气血阻滞而伤经络,其初病为气结在经,症见胀痛无形,久则血伤入络,症见刺痛有形,由于脉络痹阻,败血瘀留而成顽痛、症积、内疝等病证。颜老治此证喜用辛温通络之品,如桂枝、小茴香、威灵仙、羌

活、独活,能引诸药直达病灶。对于络病日久者,颜老效叶天士而善用虫蚁之类以入络搜剔脉络之瘀血。

活血祛瘀法——痰瘀交困:随着中医学的发展,痰瘀同病、痰瘀同治的观点已为大多学者所认同。盖津血本为同源,若失常度,则熬津为痰,凝血为瘀,以致痰瘀互结,法当痰瘀同治。临床多见的冠心病、高脂血症、脑血管病、老年性痴呆、哮喘、类风湿性关节炎、尿路结石、癫痫等病证,均有痰瘀交结之象。对于此证,颜老常根据痰瘀偏盛,或以黄连温胆汤为主,或以血府逐瘀汤为主,但总以痰瘀兼顾为则。

温经活血法——阳虚阴凝:血之与气,实为一体,均喜温而恶寒,得温则流,得寒则凝。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:若阳气亏衰,则血不温而凝滞,治之之法重在温补阳气;若因寒邪收引,阳气遏遏,血为之凝滞而为瘀,治之之法则重在宣通阳气。但临床上每每虚实相随,正邪互变,颜老更多的是将二者熔为一炉。此证常见于心、肺、脾、肾多个脏腑病变。一见此证,颜老必以温里药如附子、肉桂、桂枝、淫羊藿、仙茅、巴戟天等与活血药相配,借此加强活血化瘀的功效。温里药中颜老尤为喜用附子,谓其为补命门真火第一要药,应用时常配以生地、黄甘润制其燥,甘草缓制其毒。对于肺阳虚、心阳虚、脾阳虚及肾阳虚,颜老分别喜用麻黄附子细辛汤、附子汤、理中丸及苓桂术甘汤。

## 3 体会

颜老以“衡法”理论为指导拟订膏方,提出“固本清源”的制膏原则,将传统补剂改为治疗剂,大大的扩大了膏方的适用范围。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,膏方不单纯是用一些补益药来固本,而是视患者虚实偏盛而双管齐下,“固本”、“清源”兼施,因此,既往膏方中不常用之附子、干姜、大黄、黄连、虎杖、荆芥、防风、生山楂等皆在膏方中时时出现,破血除症药如水蛭、血蝎、蒲黄、三棱、莪术等应用率亦高,皆有其独到之处。

广东省中医院(510120) 杨志敏 谢东平

## 黄昏夜间咳剧诊治一得

一些顽固性咳嗽患者,咳时剧烈,服中西药效果欠佳,其咳嗽虽剧烈,但是其发作有时间性,常是白昼犹可,或不咳,或虽有咳嗽,亦仅数声而已,但每于下午四五点钟以后,或在夜间睡梦中会咽喉无故发痒,难以熬止,以致咳嗽阵作不已,或干咳,或有痰,不能安睡。亦有咳势虽不剧烈,但总缠绵不已。

检索前治,西医多用消炎药,而中医亦以围绕肺脏治疗,干咳者,用润肺止咳之药,有痰者用化痰之品。粗观之,亦不可指斥为非。常见这类黄昏夜间干咳者,其舌多较洁净,而脉细,用清润润肺之药,似乎亦属允当。《王有奎四十年临床经验集——呼吸病特效疗法》(山西科技出版社出版,2003年1月)对中医论证呼吸系统疾病方面,体例详备。在其介绍午后或黄昏咳嗽加重,夜间咳嗽两则上,可为当前治疗此症有代表性之方案。“午后或黄昏咳嗽加重,或夜间有单声咳嗽,轻微气促者,此为肺燥阴虚,多兼咽痒,痰少不利,咽干口渴等。治疗当润肺止咳,药用知母、百部、款冬花、枇杷叶等。”“夜间咳嗽:白天不咳或咳少而轻,每到夜间咳嗽不止,持续不已,少气或伴气喘。痰多壅肺为实,夜间咳嗽咳痰不止。虚者多为气阴两虚,咽干而痒,或为久咳致的虚寒证。实证痰多夜咳者,热痰用浙贝母、葶苈子;寒饮用细辛、干姜、紫菀。虚证夜咳用党参。”但据笔者临床实践,用此类药物,效果并不理想。

笔者曾治疗一五旬女患者,干咳已逾 2 月,反复治疗无效。阅其前治诸方,总不外乎润肺清养之品,如沙参、麦冬、玉竹、知母、天花粉、枇杷叶等等。察其舌略红少苔。除咳嗽外,白天无异常、下午六时许则咽痒咳作。其时正阅读明代张璐《张氏医通》,该书咳嗽一章中有“黄昏嗽者,火浮于肺,不宜用凉药,都气丸敛而降之。”遂投以 2 剂。患者服后当晚即咳嗽不作。遂由此信服此属肝肾阴虚火浮于肺之证。凡肝肾阴虚所致之火热,即为龙雷为火,宜温养为主,七味都气丸以六味地黄丸温补肝肾,以五味子将肺火下引归藏于肝肾。若仅用清养凉药,则有折服之嫌,所以前治诸法当然乏效。但并非说不可参以清养,若患者同时有口渴症者,即用麦味地黄汤。此时在温养为主中加一味清凉之麦冬有养肺之功,且可助肺金以生肾水。

虽然《张氏医通》此条仅言黄昏咳剧,笔者延伸之,用治夜间咳剧亦有卓效。暮夜以后,心肺之火均应下潜归藏于肝肾,若肝肾阴虚,心火不降则烦而不眠,肺火不降则上逆咳嗽。

若干咳,如上所治,若夜间咳嗽有痰者,亦应认作是肾虚水逆,泛而为痰,治疗仍应以温补肝肾为主,再兼以化痰治其标。以为最相应者是景岳之金水六君煎。《景岳全书·卷五十一·新方八阵·和阵》中介绍:“治肺肾虚水泛为痰,或年迈阴虚血气不足,外受风寒,咳嗽呕恶多痰,用熟地黄温肾,当归和肝理血治其本,且于夜咳尤为相宜。如沈金鳌《杂病源流犀烛》中称:“日轻夜重咳,血少故也。宜二陈汤加当归即止。”以上两方,笔者用治黄昏或夜间咳剧,且每嘱患者将其中一煎于睡前 1 小时服用,当夜常迅速见效。

笔者又阅读金元以来诸家医籍凡介绍治疗咳嗽之专章,方知持此说者大有其人。最早发明此旨者为朱丹溪。朱丹溪《金匱钩玄·咳嗽》一章分言“上半日嗽多”、“午后嗽多”、“五更嗽多”之后,讲“火气浮于肺,不宜用凉药,用五味、五倍敛而降之。”看来此条前漏去“黄昏嗽多”字样。因为其后各家论治咳嗽之专章中,凡称引此者,都标明有“黄昏嗽者”或“黄昏咳者”。如方广《丹溪心法附余》,丹溪私淑弟子王纶《名医杂著》,王肯堂《杂病准绳》引述时称为丹溪之说。其他各家以此旨具列治方者,如《景岳全书·卷十九·杂证谟·咳嗽》“述古”中引述薛立斋之言:“午后嗽者,属肾气亏损,火炎水涸,津液涌而为痰者,乃真脏为患也。须用六味地黄丸壮肾水,滋化源为主,以补中益气汤养脾土、生肺肾为佐。设用清气化痰,则误矣。”《杂病源流犀烛》亦与此相近:“黄昏咳,肾经阳衰阴弱,虚火上炎也,当补脾肺,生肾水,不可专用嗽药。宜六味丸、六君子汤间服。”清代林珮琴《类证治裁·卷之二·咳嗽论治》:“黄昏嗽属火浮于肺,当敛而降之,五味子、五倍子之属。夜半嗽为阳火升动,宜滋阴潜阳,六味丸加牡蛎、淡菜之属。”然而不知何故,如此昭昭明明各家之条文,尚少有介绍运用此论以指导临床之报道。

推想当前医家失治之因,当与治疗咳嗽,颇受西医影响有关,总认为咳嗽为支气管炎或气管炎。既为炎症,总宜消炎,若用中药,则清热肃肺化痰之品总是不错。具此认识者为数不少,忽略了辨证施治,这是最根本的。由此,常凭一般治疗咳嗽经验,畏忌熟地黄之用。其实再读《景岳全书·卷四十八·本草正·湿草部·地黄》:“凡诸真阴亏损者,有为发热,……为嗽痰,为喘气……,阴虚而神散者,非熟地之守,不足以聚之;阴虚而火升者,非熟地之重,不足以降之;阴虚而躁动者,非熟地之静,不足以镇之;阴虚而刚急者,非熟地之甘,不足以缓之”,尤其讲

到“今人有畏其滞腻者,则仲景何以用肾气丸而治痰浮”,可谓确论。

此外,为何失用七味都气丸,臆度当今诸医家将此方仅囿于治疗气喘之故。因为都气之“都”字,有聚集、汇集之义,所以容易想到运用此汤收敛肺气而以治喘。由此取效者亦时有介绍,但用治咳嗽却难得一见。其实七味都气丸收敛肺肾之气的含义颇广,该方最早见于秦景明《症因脉治·卷三·身体虚肿·肺虚体肿》,原为治肺肾气虚,散而不敛,全身浮肿者。可见肝肾阴虚,而致肺气浮散者有多种表现。

但有一点,却有趣味,即笔者用此七味都气丸是以治疗咳嗽为主症者,但是近年来常询问该类患者以往之病史,发现其中有一定数量之患者,幼年时曾患湿疹,至今亦仍伴有过敏性鼻炎,每嗅闻某种异味则喷嚏不已,故其咳嗽很可能为现代医学所称之变异性哮喘。则温补肝肾是否于变异性哮喘亦有效,在此提出,或可供中西医同仁进一步研究。

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(310007) 俞中元

## 调脾胃治小儿顽固性荨麻疹

患儿张某,男,8 岁。2003 年秋,因患荨麻疹在当地治疗不效故至某中医院诊治。以疏风、活血、止痒,服 4 剂未效,建议去皮肤科就诊。以消风散(《医宗金鉴》方)加味,二月后又至,其母告之,皮科之治已大效然又复发,因患儿易感外邪,前医嘱服胎盘粉,又难以接受,故欲求余诊治。详询此孩,喜吃零食,大便偏稀,次数不定,见其面黄、肌瘦,喜暖,此属脾胃阳虚,肺卫不固,所以反复发病,又易感外邪,若治以疏风、活血、止痒,散结之味,仅治其标,能消散一时,难以固本。当需健脾、温阳、疏导腑滞,方能正气旺,邪难侵。此孩正气不旺,病经日久,非假以时日,慢慢调理,方能奏功,仿东垣治慢性脾胃之法,投以散剂。2003 年 12 月 12 日拟方:人参、佛手参、山药、木瓜、茯苓、芡实、薏苡仁、佛手、肉苁蓉、沙参、香橼、乌梅、神曲、黄芪、益智仁、白术、补骨脂、鹿茸、附子、甘草、枳实、冰糖,共研细末,每次 6g,每日 2 次。2004 年 2 月 16 日其母来告,散剂服约 1 月,大便已成形,面见红润,服前期间,感冒未发,仅春节吃鱼、虾过多,偶见一二处片疹,一二日即消失。再配一料,以固前效。疏方为:人参、佛手参、补骨脂、沙参、茯苓、防风、枸杞子、芡实、麦冬、乌梅、鹿角霜、鹿角胶、佛手、肉豆蔻、桂枝、益智仁、香橼、神曲、五味子、木瓜、百部、附子、薏苡仁、黄芪、白术、甘草、鹿茸、冰糖、槟榔。共研细末,服法同前。5 月 15 日其告,服药至今,疹未再发,偶吃鱼、虾、鸡等食品亦未发病,偶感寒凉,亦未感冒。谨尊岳美中先生遗训,治慢性病,有方有守,再拟方,以固前效:人参、佛手、木瓜、乌梅、五味子、沙参、香橼、益智仁、使君子、甘草、鹿角霜、巴戟天、香榧子、雷丸、茯苓、麦冬、肉豆蔻、附子、冰糖。服法如前。随访至 2004 年 12 月,患儿荨麻疹未发亦不易感冒,面色红润,大便正常,学习精力充沛。

河北省丰南市中医医院(063300) 吕中讲述 荣显会整理

## 欢迎邮购《中医杂志》数据光盘

《中医杂志》数据光盘收录了《中医杂志》从 1951 年至 1986 年刊登的全部文章。本光盘按自然期排序,可对全光盘进行任意词或多组合条件方式检索,并可进行原文对照,方便实用。每套(4 张光盘):480 元,欲购者请汇款至北京东直门内南小街 16 号中医杂志医海林音像书店。

联系人:浦战兵,电话:(010)64013164, (010)64035632